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二十四

經部

尚書注疏卷四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虞書

益稷

益稷傳禹稱其人因以名篇疏

傳正義曰禹言暨益暨稷是禹稱其

人二人佐禹有功因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棄稷棄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官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皋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爲說耳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傳因臯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
當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傳拜而歎辭不
言欲使帝重臯陶所陳言已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
而已臯陶曰吁如何傳問所以孜孜之事禹曰洪水滔
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傳言天下民昏墊溺皆
困水災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傳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
乘車泥乘輶山乘櫟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
道路以治水也暨益奏庶鮮食傳奏謂進於民鳥獸新

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予決九川距四海

濬畎澮距川傳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

閒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閒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

畎深之至川亦入海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傳艱難也

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鼈使民鮮

食之懋遷有無化居傳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

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傳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爲治本

臯陶曰俞師汝昌言傳言禹功甚當可師法音義

當反丁

注禹功甚當之當同本亦作讜當蕩反李登聲類云讜
言善言也思徐如字又息吏反攷音茲浩戶老反塾丁
念反瞽音務一音茂本或作務溺乃歷反乘音繩刊苦
安反輶丑倫反漢書作橈如淳音薶薶以板置泥上服
虔云木橈形如木箕擣行泥上尸子云澤行乘薶薶音
子絕反橈力追反史記作橋徐音丘遙反漢書作揭九
足反行下孟反槎士雅反下同說文云衰斫又莊下反
暨其器反鮮音仙馬云鮮生也距音巨濬思俊反畎工
犬反澮故外反廣光浪反深尸鳩反下深二仞同艱工
閑反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處昌慮反鼈必滅
反懋音茂鹽余廉反烝之丞疏正義曰臯陶既爲帝謀
反粒音立治直吏反下同疏帝又呼禹進之曰來禹
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呼帝臯陶之言旣已美矣
我更何所言我之所思者每日孜孜勤於臣職而已臯

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所以孜孜之事如何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惑沈溺皆困水災我乘舟車輻輳等四種之載隨其所往之山槎木通道而治之與益所進於人者惟有槎木所獲衆鳥獸鮮肉爲食也我又通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於四海深其畎澮以至於川水漸除矣與稷播種五穀進於衆人難得食處乃決水所得魚鼈鮮肉爲食也人既皆得食矣又勸勉天下徙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下衆人乃皆得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爲治理之政我所言孜孜者在此也臯陶曰然可以爲師法者是汝之當言傳正義曰上篇臯陶謀九德此帝呼禹令亦陳當言亦者亦臯陶也明上篇臯陶雖與益相應其言亦對帝也上傳云臯陶爲帝舜謀者以此而知也旣已拜而歎必有所美復辭而不言是知欲使帝重臯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王肅云帝在上臯陶陳謀於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是也旣無所言故言已思惟日孜孜不敢怠

情奉成臣職而已孜孜者勉功不怠之意瞽者眩惑之意故言昏瞽墊是下濕之名故爲溺也言天下之人遭此大水精神昏瞽迷惑無有所知又苦沉溺皆因此水災也鄭云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橈音蕝山行卽橋丘遙反徐廣曰橋一作輦几王反輦直輶車也尸子云山行乘輶泥行乘輶子絕反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輶山行則輶居足反輶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云輶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慎子云爲輶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輶或作輶爲人所牽引也如淳云輶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輶木器也如今輦牀人輦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四同彼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慎子之徒有此言也輶與輶爲一輶與輶輦爲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禹之施功本爲治水此經乃云隨山刊木刊木

爲治水治水偏於九州故云隨行九州之山林襄二十五年左傳云井堙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毛傳云除木曰槎故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黎民阻飢爲人治水故知奏謂進食於人也禮有鮮魚腊以其新殺鮮淨故名爲鮮是鳥獸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也此承山下故爲鳥獸下承水後故爲魚鼈其新殺之意同也旣言刊木乃進鮮食食是除木所得故言與益槎木獲禽獸人以進食距者相抵之名故爲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決九州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畎遂溝洫乃以入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畎內之水亦入海也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決川至海後言澮

畎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漚得入川故先言川也艱難也釋詁文禹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難得食處先須教導以救之故云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人播種之易得食處人必自能得之意在救人艱危之厄故舉難得食之處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未足故決川有魚鼈使人鮮食之言食魚以助穀也鄭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稷功在於種穀不在種菜蔬也言后稷種菜蔬艱厄之食傳記未有此言也變化是改易之意故化爲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近水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林木也勉勸天下徙有之無者謂徙我所有往彼無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遷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說文云粒糗也今人謂飯爲米糗遺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爲食之名也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

此穀爲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爲德禹盛言已
功者爲臣之法當孜孜不怠自言已之勤苦所以勉勸
人臣非
自伐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傳然禹言受其戒禹曰安
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傳言慎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
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惟動不應徯志
傳徯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
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傳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帝曰吁臣哉鄰哉

鄰哉臣哉禹曰俞傳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音

義

好呼報反惡烏路反又竝如字應應對之應僕胡啟反施始豉反重直用反

疏

正義曰禹以臯陶然

已因歎而戒帝曰嗚呼帝當謹慎汝所在之位帝受其戒曰然禹又戒帝曰若欲慎汝在位當須先安定汝心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保安其身其輔弼之臣必用正直之人若能如此惟帝所動則天下大應之以待帝志以明受天之報施天其重命帝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已重乃驚而言曰吁臣哉近哉臣當親近君也近哉臣哉君當親近臣也言君臣當相親近共與成政道也禹應帝曰然言君臣宜相親近也傳正義曰此禹重戒帝覆上慎乃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謂心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言惡以形好也大學云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也傳意以上惟爲念下惟爲辭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惡所安寧耳後待

釋詁文帝先能自安所止心之所止止於好事其有舉動發號出令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從也堯典已訓昭爲明此重訓詳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帝若能安所止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下太平祚脩長遠是天之報施也天又重命用美謂四時和祥瑞臻之類也或當前後非一故傳言又也周禮五家爲鄰取相近之義故鄰爲近也禹言君當好善帝言須得臣力再言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湏而成鄭玄云臣哉汝當爲我鄰哉鄰哉汝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傳言大體若身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傳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予欲宣力四方汝爲傳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

予欲觀古人之象傳欲觀示法象之服制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傳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

龍華蟲於衣服旌旗作會宗彝傳會五采也以五采成

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火粉米黼黻

絺繡傳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

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傳天子服日月而下諸

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

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
制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傳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
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審
之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傳我違道汝當以義
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欽四鄰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傳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勅使敬其
職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

之侯以明之捷以記之傳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
 教答捷不是者使記識其過書用識哉欲竝生哉傳書
 識其非欲使改悔與其竝生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傳工
 樂官當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格則承之
 庸之否則威之傳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
 不從教則以刑威之音義

股音古肱古弘反觀舊音官
 又官喚反蟲直弓反會胡對

反馬鄭作繪彝音夷馬同鄭云宗彝虎也藻音早本又
 作藻粉米說文作齡齡徐本作綵音米黼音甫白與黑
 謂之黼黻音弗黑與青謂之黻絺徐勅私反又勅其反
 馬同鄭陟里反刺也繡音秀背音佩衮工本反僭子念

反出如字又勅遂反注同納如字又音內撻他未反又他達反答勅疑反颺音揚否方有反徐音鄙任汝鵠反

疏正義曰帝以禹然已言又說須臣之事作我股肱耳目言已動作視聽皆由臣也我欲助我所有之人使

之家給人足汝當翼贊我也我欲布陳智力於天下四方爲立治之功汝等當與我爲之我欲觀示君臣上下以古人衣服之法象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合五采而畫之又畫山龍華蟲於宗廟彝樽其藻火粉米黼黻於絺葛而刺繡以五種之采明施於五色制作衣服汝當爲我明其差等而制度之我欲聞知六律和五聲播之於八音以此音樂察其政治與忽怠者其樂音又以出納五德之言汝當爲我聽審之我有違道汝當以義輔成我汝無得知我違非而對面從我退而後更有言云我不可輔也旣言其須臣之力乃總勅之敬其職事哉汝在我前後左右四旁鄰近之臣也其衆類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汝當察之以

法行射侯之禮知其善惡以明別之行有不足者又撻其身以記之書其過者以識之所以撻之書之者冀其改悔欲與並生活哉工樂之官以納諫言於上當是正其義而顯揚之使我自知得失也又總言御下之法天下之大能有能至於道者則當承受而進用之當任以官也不從教者則以刑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皆汝臣之所爲傳正義曰言大體若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耳目大體如一身也足行手取耳聽目視身雖百體四者爲大故舉以爲言鄭玄云動作視聽皆由臣也釋詁云左右助慮也同訓爲慮是左右得爲助也立君所以牧人人之自營生產人君當助救之論語稱孔子適衛欲先富民而後教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欲富而教之也君子施教本爲養人故先云助人舉其重者以其爲人事重當須翼成故言汝翼次顯君施教化須臣爲之故言汝爲次明衣服上下標顯尊卑故云汝明次云六律五聲故云汝聽各隨事立文其實不異詩云四方于宣

論語云陳力就列是布政用力故言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觀示法象之服制者謂欲申明古人法象之衣服垂示在下使觀之也易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采章舜言已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謂此日月星也故日月星爲三辰辰卽時也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竝稱辰焉傳言此者以辰在星下總上三事爲辰辰非別爲物也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徧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亦當祭之故令辰與星別此云畫之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卽日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惟日月爲常不言畫星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爲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周禮司服有鷩冕鷩則雉焉雉五色象草華也月

令五時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總名也下云作服汝明知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也又言旌旗者左傳言三辰旂旗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三者禮有公革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畫之於旌旗也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衮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衮爲名則所畫自龍已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冕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玄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衮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衮冕非魯事也或當二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爲首而使衮統名耳禮文殘缺不可得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玄亦以爲然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卽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會者合聚之名下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知

畫亦備五色故云以五采成此畫焉謂畫之於衣宗彝
文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知
不以日月星爲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
周禮有山疊龍勺雞彝鳥彝以類言之知彝樽以山龍
華蟲爲飾亦畫之以爲飾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鳥
者鄭玄皆爲畫飾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無山龍華蟲
爲飾者帝王革易所尚不同故有異也詩云魚在藻
是藻爲水草草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
火爲火字謂刺繡爲火字也考工記云火以圖鄭司農
云謂圓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
何必能得其真今之服章繡爲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
若粟冰者粉之在粟其狀如冰米若聚米者刺繡爲文
類聚米形也黼若斧形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
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
白而身黑黻謂兩已相背謂刺繡爲已字兩已字相背
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爲兩已字以青黑線

繡也詩葛覃云爲絺爲綌是絺用葛也玉藻云浴用二
巾上絺下綌曲禮云爲天子削爪者副之中以絺爲國
君者華之中以綌皆以絺貴而綌賤是絺精而綌麤故
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文也計此所陳
皆迷祭服祭服玄纁爲之後代無用絺者蓋於時仍質
暑月染絺爲纁而繡之以爲祭服孔以華象草華蟲雉
則合華蟲爲一周禮鄭玄注亦然則以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也天
之大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顧氏
取先儒等說以爲日月星取其照臨山取能興雲雨龍
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耿介顧氏雖以華蟲爲二
其取象則同又云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潔白米取
能養黼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鄭玄云會讀爲繪宗彝
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雌彝而已
粉米白米也絺讀爲黼黻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
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

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鄭意以華蟲爲一粉米爲一加宗彝謂虎雉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雖彝故以宗彝謂虎雉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日月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紱以爲繡施之於裳也鄭玄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司服之注具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以紱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鄭以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爲義袞冕九章以龍爲首龍首卷然故以袞爲名鷩冕七章華蟲

爲首華蟲卽鷩雉也毳冕五章虎雖爲首虎雖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爲名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締繡之義總爲消帖但解宗彝爲虎雖取理太迴未知所說誰得經旨此言作服汝明故傳辯其等差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八章再言而下明天子諸侯皆至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上篇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不同當加之以黼黻爲六章孔略而不言孔意蓋以周禮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八章者上古朴質諸侯俱南面之尊故合三爲一等且禮諸侯多同爲一等故雜記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是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爲四章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爲然以古有此言相傳爲說也蓋以衣在上爲陽陽統於

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詩
稱玄衮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爲裳故首舉黼
以言其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
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
黻是下不得僭上也訓彰爲明以五種之米明制於五
色作尊卑之服汝當分明制之令其勿使僭濫也鄭玄
云性曰米施曰色以本性施於繒帛故云以五米施於
五色也鄭云作服者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
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
夫自粉米而下亦是以意說也此云作服惟據衣服所
以經有宗彝及孔云旌旗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者但此
雖以服爲主上旣云古人之象則法象分在器物皆悉
明之非止衣服而已旌旗器物皆是采飾彼服以明尊
卑故總云作服以結之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
理及忽怠者此經大意令臣審聽樂音察世之治否以
報君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物各出其音謂之八音

八音之聲皆有清濁聖人差之以爲五品宮商角徵羽
謂之五聲五聲高下各有所準則聖人制爲六律與五
聲相均作樂者以律均聲聲從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
和彼五聲八音以此樂之音聲察世之治否詩序云治
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則
聽聲知政之道也言今聽作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
政辨治而修理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慢而怠
惰也是用樂之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也知其治
理則保以修之知其忽怠則改以修之此治理忽怠人
君所願聞也又樂之感人使和易調暢若樂音合度則
言必得理以此樂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君
之發言合彼五德施之於人可以成其教化是出五言
也人之五言合彼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
言也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惡由樂
音而知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政之理忽
言之善惡皆是上所願聞欲令察知以告已得守善而

改惡故帝令臣汝當爲我聽審之也六律六呂當有十
二惟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陰從可知也傳以五言爲
五德之言者漢書律歷志稱五聲播於五常則角爲仁
商爲義徵爲禮羽爲智宮爲信志之所稱必有舊說也
言五聲與五德相協此論樂事而云出納五言知是出
納五德之言也樂音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
五德之言違其度故亦以樂音察五言也帝之此言自
說臣之大法於舜所聽使聽韶樂也襄二十九年左傳
吳季札見舞韶樂而歎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
疇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然則韶樂盡善盡美有理無忽
而并言忽者韶樂自美耳樂採人歌爲曲若有怠忽則
音辭亦有焉故常使聽察之也同命云惟予一人無良
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知四近謂前後左
右四者近君之臣勅使敬其職也更欲告以此下之辭
故物之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
者當察之知其非乃捷之書之此與以下發端也庶頑

讒說謂朝廷之臣格則承之乃謂天下之人舜之朝廷
當無讒說之人故設爲大法戒慎之耳四近之臣普謂
近君之臣耳無常人也鄭玄以四近爲左輔右弼前疑
後丞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丞
以外經傳無此官也禮射皆張侯射之知侯以明之當
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射禮有序賓以賢詢衆擇
善之義是可以明善惡也答捷不是者使記識其過謂
過輕者也大罪刑殺之矣古之射侯之士無以言之案
周禮司裘云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
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鄭玄注云
虎九十弓方一丈八尺熊七十弓方一丈四尺豹麋
五十弓方一丈鄭又引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
而鵠居一焉則丈八之侯鵠方六尺丈四之侯鵠方四
尺六寸大半寸一丈之侯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此皆
大射之侯也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
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

耦射豸侯二正鄭玄注云五正者五采中朱次白次蒼
次黃玄居外三正者去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
綠此賓射之侯也鄭以賓射三侯步數高廣與大射侯
同正大如鵠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謂圻內諸侯若
圻外諸侯則儀禮大射云大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
侯五十弓皆以三耦其賓射則無文若天子已下之燕
射案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
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熊侯已下同五十弓卽
侯身高一丈君臣共射之書識其非亦是小過者也欲
竝生哉總上三者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皆是
欲其改悔與無過之人共竝生也禮通謂樂官爲工知
工是樂官則周禮大師瞽矇之類也樂官掌頌詩言以
納諫以詩之義理或微人君聽之若有不悟當正其義
而揚道之揚舉也舉而道向君也言承之用之則此人
未任官也故言謂天下民必也能至於道卽賢者故承
用之而任以官也否謂不從教者則以刑威之而罪其

身也臣過必小故撻之書
之人罪或大故以刑威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傳光天之下至
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萬邦黎獻共惟帝
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傳獻賢也
萬國衆賢共爲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
皆以功大小爲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誰敢不讓敢不
敬應傳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帝不時
敷同日奏罔功傳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

無功以賢愚竝位優劣共流故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
好傳丹朱堯子舉以戒之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傳傲
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額額肆惡無休息罔水行舟朋淫
于家用殄厥世傳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
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予創若時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傳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
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公啓呱呱而
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傳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

聞啓泣聲不暇予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傳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傳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獎帝室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傳九州五長各蹈爲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傳言天下蹈行我德是

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敢不念乎音義

應應對之應傲五報反字又作稟好

呼報反傲虐之傲五羔反徐五報反注同額五客反殄

徒現反娶促住反復扶又反呱音孤子如字鄭將吏反

度徒洛反至于五千馬云而五千里爲方萬里鄭云五

服已五千又弼成爲萬里州十有二師二千五百人爲

師鄭云師長也要一遙反薄蒲各反徐扶疏正義曰禹

各反長之丈反五長衆官之長別彼列反疏既得帝言

乃答帝曰然既帝之任臣又言當擇人充滿大天之下

旁至四海之隅蒼蒼然生草木之處皆是帝德所及其

內有萬國衆賢皆共爲帝臣言其可用者甚衆也帝當

就是衆賢之內舉而用之其舉用之法各使陳布其言

納受之以其言之所能從其所能而驗試之明顯衆人

所能當以功之大小既知有功乃賜之以車服以表其

功有能用帝以此法用人卽在下之人知官不妄授必

用度才能而使之如此誰敢不讓有德敢不敬應帝命

而推先善人也。若帝用臣，不是不嘗試驗，不知臧否。則羣臣遠近，徧布同心，而日進無功之人，旣戒。帝擇人，又勸。帝自勤，無若丹朱之傲，惟慢褻之遊，是其所好。傲戲而爲虐，是其所爲。爲此惡事，不問晝夜，而頷頷然恒爲之。無休息，又無水而陸地行舟。羣朋淫佚於室家之內，用此之故，絕其世嗣，不得居位。我本創丹朱之惡，若是也。故娶於塗山之國，歷辛壬癸甲四日，而卽往治水。其後過門，不入閭，啓呱呱而泣。我不暇入，而予名之。惟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水土旣平，乃輔成五服，四面相距。至于五千里，川十有二師，其治水之時，所役人功，每川用十有二師，各用三萬人也。自京師外迫及四海，其間諸侯五國皆立一長，遞相統領。以此諸侯各蹈行所職，竝爲有功。惟有三苗頑凶，不能就官。我以供勤之故，得使天災消沒。帝念此事，哉不可不自勤也。帝答禹曰：「天下之人皆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有次叙，故也。受其戒而美其功也。」傳正義曰：堯典之序訓，光爲充卽。

此亦爲充言充滿大天之下也據其方面卽四隅爲遠至于海隅舉極遠之處言帝境所及廣遠其內多賢人也釋言云獻聖也賢是聖之次臣德不宜言聖故爲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言求臣之處多也帝舉是衆賢而用之使陳布其言令其自說己之所能聽其言而納受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明衆臣皆以功大小爲差然後賜車服以旌別其人的功能事用是舉賢用人之法也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人見爲國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在羣衆帝用臣不是不以言考功在下知帝不分別善惡則無遠近徧布同心日日進於無功之人由其賢愚竝位優劣共流故也敷是布之義故言遠近布同同心妄舉也漢書律厯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則朱是名丹是國也詩美衛武公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丹朱反之故傲戲而爲虐也頌頌是不休息之意肆謂縱恣也晝夜常頌

頡然縱恣爲惡無休息時也朋輩與羣聚義同故朋爲羣也聖人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丹朱乃習於無水而陸地行舟言其所爲惡事無節度也此乃稟受惡性習惡事也鄭玄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頡頏使人推行之案下句云予創若時乃勤治水則丹朱行舟之時水尚未除非效洪水之時人乘舟也羣淫於家言羣聚妻妾恣意淫之無男女之別故言妻妾亂也用是之惡故絕其世位不得嗣父也此用殄厥世一句禹既見世絕今始言之以明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創之者創其行之惡耳創與懲皆是見惡自止之意故云創懲也哀七年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山國名蓋近彼山也娶于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妻也懲丹朱之惡故不可不勤故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孔云復往則已嘗治水而輟事成昏也鄭玄云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帝

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卽行不
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輟事成昏也此時
禹父新殛而得爲昏者鯀放而未死不妨禹娶且治水
四年兗州始畢禹娶不必在殛鯀之年也啓禹子世本
文也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至門而聞啓
泣聲不暇如人父子名爲已子而愛念之以其爲大治
度水土之功故也訓荒爲大治謂去其水度謂量其功
故治度連言之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知五服卽甸
侯綏要荒服也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
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
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輔成之者謂每
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
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
之一州用三萬人功總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
也州境既有闊狹用功必有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
通率爲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

四年乃畢用功蓋多矣不知用幾日也鄭玄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九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牧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十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鄭云禹弼成五服面各五千里王肅禹貢之注已難之矣傳稱萬盈數也萬

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曰揉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採合二事亦爲謬矣釋言云逼迫也薄者逼近之義故云迫也外迫四海言從京師而至于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謂九州之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欲以共獎帝室故也僖元年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方伯謂周禮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一州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傳言五國立一人爲方伯直謂五國之長耳與彼異也以其是當方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蹈爲有功之長

言蹈履典法行之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謂舜分北三苗之時苗君有罪不得就其諸侯國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言九州五長各蹈爲有功則海內諸侯皆有功矣唯有三苗不得就官以見天下大治而惡者少耳頑則不得就官言善惡分別也

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傳方四方禹五服旣成

故皋陶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法刑

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音義

重直疏正義曰此經史用反述爲文非帝言

也史以禹成五服帝念禹功故因美皋陶言禹旣弼成五服故皋陶於其四方敬行九德考績之法有次叙也又於四方施其刑法惟明白也由禹有此大功故史重美之也傳正義曰皋陶爲帝所任徧及天下故方爲四

方也天下蹈行帝德水土既治亦由刑法彰明若使水害不息臯陶法無所施若無臯陶以刑人亦未能奉法天下蹈行帝德二臣共有其功故史因帝歸功於禹兼記臯陶之功舜典與大禹謨已美臯陶故言重美之也傳言考績之次叙者臯陶所言九德依德以考其功績亦是刑法之事故兼言也鄭云歸美於二臣則以此經爲帝語此文上無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辭也故傳以爲史因記之

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傳夏擊祝故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璫所以節樂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傳丹朱爲王者後

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下管鼗鼓合
止祝敔傳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祝敔明球弦鐘
簫各自互見笙鏞以閒鳥獸蹌蹌傳鏞大鐘閒迭也吹
笙擊鐘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簫韶九成鳳皇來
儀傳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
也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
率舞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傳尹正
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洽始於任賢立政以

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音義

變求龜反夏居八反徐古八反馬云櫟也球音求搏

音博拊音撫祝尺叔反所以作樂敵魚呂反所以止樂

糠音康歆許金反鼗音桃合如字徐音閣籥余若反互

音互見賢遍反下見細器同鑄音庸間間廁之間鳥獸

孔以爲自舞也馬云鳥獸荀虞也蹌七羊反舞貌說文

作槍云鳥獸求食聲迭直結疏正義曰臯陶大禹爲帝

反韶時昭反於予竝如字設謀大聖納其昌言天

下以之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之於後

夔曰在舜廟堂之上夏故擊祝鳴球玉之磬擊搏拊鼓

琴瑟以誦詠詩章樂音和協感致幽冥祖考之神來至

矣虞之賓客丹朱者在於臣位與羣君諸侯以德相讓

此堂上之樂所感深矣又於堂下吹竹管擊鼗鼓合樂

用祝止樂用敵吹笙擊鐘以次迭作鳥獸相率而舞其

容蹌蹌然堂下之樂感亦深矣簫韶之樂作之九成以

致鳳皇來而有容儀也夔又曰嗚呼歎舜樂之美我大

擊其石磬小拊其石磬百獸相率而舞鳥獸感德如此
衆正官長信皆和諧矣言舜政教平而樂音和君聖臣
賢謀爲成功所致也傳正義曰夏擊是作用之名非樂
器也故以夏擊爲祝敵祝敵之狀經典無文漢初以來
學者相傳皆云祝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敵
狀如伏虎背上有刻夏之以爲聲也樂之初擊祝以作
之樂之將末夏敵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雙解之釋
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甄郭璞云祝如
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
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
刻以木長一尺擗之甄者其名也是言擊祝之椎名爲
止夏敵之木名爲甄夏卽擗也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
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爲然也惟郭璞爲詳據見作樂
器而言之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
樂漢初相傳爲然也釋器云球玉也鳴球謂擊球使鳴
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爲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磬亦玉

聲也鄭玄云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然則鄭以球玉之磬懸于堂下尊之故進之使在上耳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馬融見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韶樂必在卽政後耳此說樂音之和而云祖考來格者聖王先成於人然後致力於神言人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所以祖考來至明矣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王肅云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蓋如漢書郊祀志稱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經文次以杞啟是樂之始終故先言夏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玄以夏擊鳴球三者皆總下樂搏擊此四器也樂器惟鼓當搏耳四器不搏鄭言非也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爲時王所賓也故知虞賓謂丹

朱爲王者後故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故惟指丹朱也王者之後尊於羣后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後言德讓丹朱亦以德讓矣故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者推先有德也二王之後竝爲上公亦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丹朱之性下愚堯不能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瞽亦允若暫能然也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故當夏之祝當擊之上言夏擊此言祝故其事是一故云上下合止樂各有祝故也言堂下堂上合樂各以祝止樂各以故也上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祝故兩見其文明球弦鐘箏上下樂器不同各自更互見也弦謂琴瑟鐘鏞也箏管也琴瑟在堂鐘箏在庭上下之器各別不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已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鐘磬者諸侯樂

不備也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釋詁云閒代也孫炎曰閒廁之代也釋言云遞迭也李巡曰遞者更迭閒廁相代之義故閒爲迭也吹笙擊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踳踳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踳踳然亦是舞也禮云凡行容惕惕大夫濟濟士踳踳是爲行動之貌故爲舞也韶是舜樂經傳多矣但餘文不言簫簫乃樂器非樂名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大小之器皆備也釋鳥云鷗鳳其雌皇是此鳥雄曰鳳雌曰皇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鳳皇爲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是儀謂有容儀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言簫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其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尊者體盤靈瑞難致故九成之下始言鳳皇來儀鳥獸踳踳乃在上句傳據此文言鳥獸易來鳳皇

難致故云鳥獸不待九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閒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總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耳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鄭玄注周禮具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廟九奏効應也是言祖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大司樂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玄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彼謂大蜡之祭作樂以致其神此謂鳳皇身至故九奏也尹正釋言文衆正官之長謂每職之首周官所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是也信皆和諧言職事修理也上云祖考來格此言衆正官治言神人洽樂音和也此篇初說用臣之法未言樂音之和言其始用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得致太平解史錄夔言之意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傳用庶尹允諧之政

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勅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
順時惟在慎微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傳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
之業乃廣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傳大言而疾曰
颺承歌以戒帝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傳憲法也天子
率臣下爲起治之事當慎汝法度敬其職屢省乃成欽
哉傳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無懈怠乃賡
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傳賡續載成也

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
 成其義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傳叢
 脞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
 歌以申戒帝拜曰俞往欽哉傳拜受其歌戒羣臣自今

以往敬其職事哉音義

樂音洛盡津忍反颺音揚屢力具反省悉并反數色角反懈佳

賣反賡加孟反劉皆行反說文以爲古續字叢才公反
 脞倉果反徐音瑱馬云叢總也脞小也惰徒卧反墮許
 規疏正義曰帝旣得夔言用此庶尹允諧之政故乃作
 反歌自戒將歌而先爲言曰人君奉正天命以臨下
 民惟當在於順時惟當在於慎微旣爲此言乃歌曰股
 肱之臣喜樂其事哉元首之君政化乃起哉百官事業

乃得廣大哉言君之善政由臣也臯陶拜手稽首颺聲
大言曰帝當念是言哉率領臣下爲起政治之事慎汝
天子法度而敬其職事哉又當數自顧省己之成功而
敬終之哉乃續載帝歌曰會是元首之君能明哉則股
肱之臣乃善哉衆事皆得安寧哉旣言其美又戒其惡
元首之君叢脞細碎哉則股肱之臣懈怠緩慢哉衆事
悉皆墮廢哉言政之得失由君也帝拜而受之曰然然
其所歌顯是也汝羣臣自今已徃各敬其職事哉傳正
義曰此承夔言之下旣得夔言而歌故知帝庸作歌者
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自戒之安不忘危也勅是
正齊之意故爲正也言人君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在
順時不妨農務也惟在愼微不忽細事也鄭玄以爲戒
臣孔以爲自戒者以正天之命是人君之事故也釋詁
云元首首也僖三十三年左傳稱狄人歸先軫之元則
元與首各爲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爲頭也君臣大體
猶如一身故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謂樂行君

之化君之治功乃起言無廢事業事業在於百官故衆功皆起百官之業乃廣也憲法釋詁文此言興事對上起哉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之事言臣不能獨使起也釋詁云屢數疾也俱訓爲疾故屢爲數也顧省汝成功謂已有成功今數顧省之敬終以善無懈怠也恐其惰於已成功故以此爲戒詩云西有長賡毛傳亦以賡爲續是相傳有此訓也鄭玄以載爲始孔以載爲成各以意訓耳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者非君之明爲臣不能盡力空責臣功是其義未足以此續成帝歌必先君後臣衆事乃安故以此言成其義也孔以叢脞爲細碎無大略鄭以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皆是以意言耳君無大略則不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皆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又歌以重戒也庶事萬事爲義同而文變耳

尚書注疏卷四

尚書注疏卷四考證

益稷傳禹稱其人因以名篇○呂祖謙曰益稷與皋陶
謨議論相承初不間斷但以禹首舉益稷爲言故取
以紀其首

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蘇軾曰禹曰予何言亦猶皋陶
之予未有知也曰予思日孜孜亦猶皋陶思日贊贊
襄也皆相因之辭伏生以益稷合於皋陶謨有以也
予乘四載傳山乘櫟音義史記作橋徐音丘遥反○史

記夏本紀作樁注徐廣曰樁一作橋音丘遙反河渠
書作橋

濬畎澮距川疏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臣召

南按三代井田之法始見於此信南山之詩曰維禹

甸之孔子曰盡力於溝洫皆指是文也禹貢提挈大
綱詳於決川距海而每州言厥田則疆理溝洫之制
備矣此疏舉大小而畧其餘畧字疑是包字之訛盖
小舉畎大舉澮則一夫之遂九夫之溝十里之洫俱

該括也林之奇曰自畎而之遂自遂而之溝自溝而之洫自洫而之澮自澮而之川自川而之海可謂明晰決九川距海其大綱天下水之害無不除也濬畎澮距川其細目天下水之利無不興也此二句括一篇禹貢

禹曰安汝止○王應麟曰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止也伊尹之告太甲曰欽汝止去人欲而復天理求至善而止也

帝曰吁臣哉隣哉隣哉臣哉疏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

禹○臣召南按欲其志心入禹六字無理各本俱然

無可取正以文義推之當作欲其忠心入告也

作會宗彝傳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

以山龍華蟲爲飾○臣召南按作會連上文日月星

辰山龍華蟲爲句宗彝連下文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爲句孔傳以五采成此畫焉解作會也宗廟彝樽二

句解宗彝形象其言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猶鄭言以

虎雖爲飾耳不蒙作會之文也孔疏誤解傳意遂以作會宗彝爲句不可不辨

疏如鄭此解配文甚便○王應麟曰康成書注間見於疏義如作服十二章州十有二師皆孔注所不及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

臣召南

按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史記夏本紀作來始滑注云尚書滑作習音忽漢書律厯志作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李光地曰七始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也七音之

清濁皆始於人聲故曰七始也詠即舜典所謂歌永
言也五言即詩言志之言以其言不離乎五音故曰
五言蓋上所謂五聲以調言也通調而名之以宮以
商是也七始以字言也逐字而名之以宮以商是也
舜典言五聲可包七始以調爲重也此以音爲重則
非七而音有缺矣二變之不爲調與調之外自有音
皆賴漢志此文而可見也按七音七律晏子及伶州
鳩皆嘗言之七始之名据伏生大傳曰定以六律五

聲八音七始著其素又曰七始天統也漢初安世房
中樂詞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似今文確有根據但
詠字須連以出納五言爲句義始通耳古文作在治
忽則是審音以知政也

侯以明之○黃度曰周禮鄉五物詢衆庶其事始此
疏鄉射記云○鄉監本訛卿又故捷之訛故捷之今
改正

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傳辛日娶妻至於甲日復往治水

○臣召南

按史記云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是以歲計非以日計也理不可通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此即孔傳所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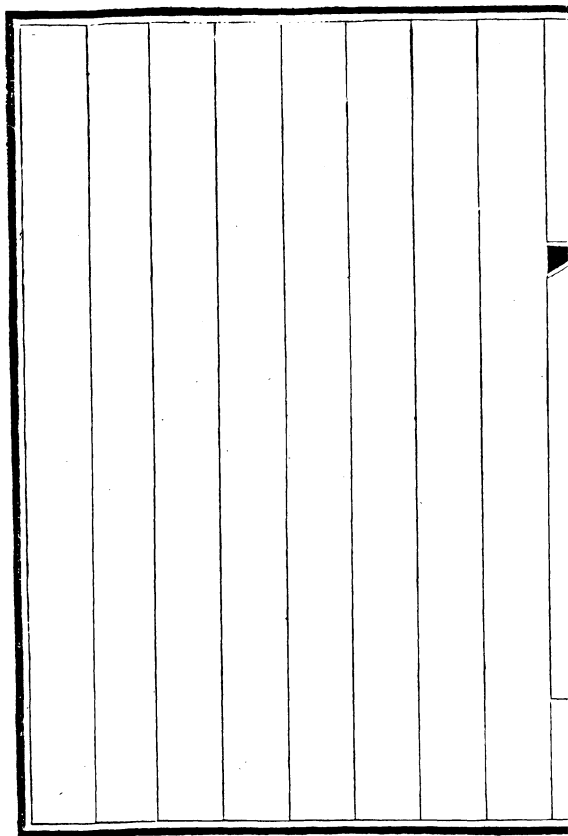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傳戛擊祝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李光地曰戛擊搏拊注以爲樂器名惟沈括以屬於鳴球琴瑟而爲作樂之義於理爲優虞賓一讀在位連羣后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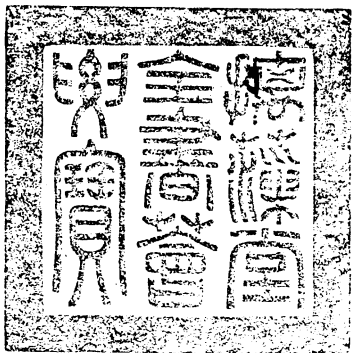
之蓋祭祀時丹朱無不至羣后有在位者有不在位者故言虞賓與在位之羣后皆德讓也据儀禮作樂凡四節戛擊二句升歌之樂也下管二句下管之樂也笙鏞以間間歌之樂也簫韶九成合作之樂也此舜宗廟之樂也

尚書注疏卷四考證

謹案第十三頁後二行前疑後丞刊本丞訛承今
改

考証第一頁後六行詳於決川距海刊本距訛決
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

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

臣鄭

熾

謄錄監生

臣侍

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五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二十五

經部

尚書注疏卷五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夏書

禹貢

序禹別九州傳分其圻界隨山濬川傳刊其木深其

流任土作貢傳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堯

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音義

別彼列反九州周公

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鄒子云中國為赤縣內有九州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圻

其依反瘠思俊反刊苦安反任疏正義曰禹分別九
而鳩反貢字或作贛王于况反正州之界隨其所至
之山刊除其木深大其川使得注海水害既除地復
本性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史錄其事以為
禹貢之篇傳正義曰詩傳云圻疆也分其疆界使有
分限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遭洪
水萬事改新此為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經言隨山
刊木序以較略為文直言隨山不云隨山為何事故
傳明之隨山刊其木也瘠川深其流也隨山本為瘠
川故連言之九州之土物產各異任其土地所有以
定貢賦之差既任其所有亦因其肥瘠多少不同制
為差品鄭玄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是言用肥
瘠多少為差也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
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
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
以所賦之物為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

物直隨地所有採取以為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大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為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云作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為理足而略之也又解篇在此之意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為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可知也

禹貢傳禹制九州貢法疏

正義曰此篇史述為文發首奠高山大川言禹

治九州之山水害既除定山川次秩與諸州為引序自尊岍至嶠冢條說所治之山言其首尾相及

也自尊弱水至尊洛條說所治之水言其發源注
海也自九州攸同至成賦中邦總言水土既平貢
賦得常之事也錫土姓三句論天子於土地布行
德教之事也自五百里甸服至二百里流總言四
海之內量其遠近分為五服之事也自東漸于海
以下總結禹功成受錫之事也傳正義曰禹制貢
法故以禹貢名篇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
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為貢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傳洪水汎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隨
行山林斬木通道奠高山大川傳奠定也高山五岳大

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音義

敷芳無反馬云分也
汎敷劍反行下孟反

奠田遍反瀆
音獨下同

疏

正義曰言禹分布治此九州之土其治
之也隨行所至之山除木通道決流其

水水土既平乃定其高山大川謂定其次秩尊卑使知
祀禮所視言禹治其山川使復常也傳正義曰詩傳云
汎汎流也汎是水流之貌洪水流而汎溢漫壞民居故
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
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
佐已之人分布治之於是平地盡為流潦鮮有陸行之
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
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
其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孟子曰禹三過門不入其
家門猶三過之則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一處
故言分布治之禮定器於地通名為奠是奠為定也山
之高者莫高於岳川之大者莫大於瀆故言高山五岳
謂嵩岱衡華恒也大川四瀆謂江河淮濟也此舉高大
為言卑小亦定之矣舜典云望秩於山川故言定其差
秩定其大小次叙也定其祀禮所視謂王制所云五岳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姓者洪水滔天山

則為水所包川則水皆汎溢祭祀禮廢今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經云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是次秩既定故旅祭之

冀州既載傳堯所都也先施貢賦役載於書音義

冀居器反

九州名義見爾雅音載如字載載於書也馬同鄭韋昭云載事也

疏

正義曰九州之次

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為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竝為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

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為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體每州之始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州梁州先山後川徐州雍州先川後山兗揚荆豫有川無山揚豫不言平地冀州田賦之下始言恒衛既從史以大略為文不為例也每州之下言水路相通通向帝都之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傳正義曰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諸州冀為其先治水先從冀起為諸州之首記其役功之法既載者言先施貢賦役載於書也謂計人多少賦功配役載於書籍然後徵而用之以治水也冀州如此則餘州亦然故於此特記之也王肅云言已賦功屬役載於書籍傳意當然鄭云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

壺口治梁及岐傳壺

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音義

壺音胡馬

云壺口山名治如字岐其疏傳正義曰史記稱高祖入
宜反雍於用反後州名同疏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則秦
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為武帝
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壺口
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疆界為然也此於冀州之分
言及雍州之山者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故也鄭云於此
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班固作
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
東北屈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稱北屈梁山在左
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則壺
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言之也經既
於壺口之下言治者孔意蓋云欲見上下皆治也

修大原至于岳陽傳高平曰大原今以為郡名岳太岳

在大原西南山南曰陽音義

岳字又作嶽大岳山名陽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

疏傳正義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為郡名傳欲省文

故云

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即晉陽縣是也釋地

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其地

高而廣也

下文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即

太岳也屬河東郡在太原西南也地理志河東彘縣東

有霍太山

此彘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為永安縣周禮

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山南見日

故山南曰陽

此說循理平地言從太原至岳山之南故

云岳陽也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傳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

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音義

覃徒南反底之履反衡如字橫也馬云水名漳

音章近附

疏傳

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

近之近

北蓋覃懷二字共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

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叟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縣因水為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鄭玄亦云橫漳漳水橫流王肅云衡漳二水名

厥土惟

白壤傳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音義

壤若土反

馬云天性和美也塊苦對反

疏

傳正義曰九章算術穿地四為壤五壤為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

無塊曰壤此土本色為然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

一色故不得言色也

厥賦惟上上錯傳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

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音義

上如字賦第一錯倉各反馬云地有

上下相錯通率疏

傳正義曰以文承厥土之下序云任土作貢又賦者稅斂之名往者洪水

為災民皆墊溺九州賦稅蓋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故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謂稅穀以供天子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是也因九州差為九等上上是第一也交錯是閒雜之義故錯為雜也顧氏云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一為正輕之於堯舜為大貉小貉重之於堯舜為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為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為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為人功少也是據人功多少總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為正而雜為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為正少者為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

為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上有下上下下有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為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水據田責其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獻自有差降即以差等為上之定賦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恒鄭玄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如鄭此言上上出稅九倍多於下下鄭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上一井稅一夫則下下九井乃出一夫稅太少矣若下下井稅一夫則上上全八官矣豈容輕重頗至是乎

厥田惟中中

傳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為第五音義

中竹仲反又如字中馬云

土地有高低肥符疏傳正義曰鄭玄云田著高下之等
非反瘠在亦反者當為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

下為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定其肥
瘠以為九等也如鄭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為
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為上
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為九等上言敷土此言
厥田田土異者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
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為之田田土異名義
當然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傳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

之地已可耕作音義

從才疏傳正義曰二水汎溢漫流
容反已治從其故道故今已可

耕作也青州濰淄其道與此恒衛既從同是從故道也
荊州雲土夢作又與此大陸既作同是水治可耕作也
其文不同史異辭耳無義例也壺口與雍州之山連文
故傳言壺口在冀州此無所嫌故不言在冀州以下皆

如此也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滹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廣河澤也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為是也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遠以為汲郡修武縣吳澤也甯即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為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然此二澤地形卑下得以廣平為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故大陸澤名廣河以旁近大陸故也島夷皮服

傳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音義

島當

老反馬云島疏傳正義曰孔讀鳥為島島是海中之山夷北夷國九章算術所云海島邈絕不可踐量是

也傳云海曲謂之島謂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此居島之夷常衣鳥獸之皮為遭洪水衣食不足今還得衣其

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玄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
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

夾右

碣石入于河傳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

遂上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

田亦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音義

夾音協注同帶也碣

其列反韋昭其逝反

疏

傳正義曰地理志碣石山在北

上時掌反篚方尾反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為海畔

山也鄭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

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下文導河入于海

傳云入於渤海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為名計渤海北距

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

得入於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
迴入河而遂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山之右則行碣

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夾右也顧氏亦云山西曰右鄭玄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鄭以北行則東為右南行西為右故夾山兩旁山常居右與孔異也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也則入河逆上為還都白所治也禹之治水必每州廵行度其形勢計其人功施設規模指授方略令人分布竝作還都白帝所治於時帝都近河故於每州之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冀兗徐荊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青揚二州不言河耳兗州云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州直云達于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皆記禹入河之道也王肅云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肅惟不言還都白帝亦謂為治水故浮水也鄭玄以為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其意與孔異也八州皆言境界而此獨無故解之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

可知也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馬鄭皆云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文既局以州名復何以見其廣大是妄說也又解餘州先田後賦此州先賦後田亦如境界殊於餘州也言殊者當為田賦以收穫為差田以肥瘠為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宜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令賦先於田也以見賦由人功此州既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為此故殊於餘州也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下云五百里甸服傳云為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差異於餘州也甸服止方千里冀之北上境界甚遙遠都之國必有貢篚舉大略而言也

濟河惟兗州傳東南據濟西北距河音義

濟子禮反下同兗悅轉反

疏傳正義曰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皆謂境界所及也
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
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李巡注爾雅解州
名云兩河間其氣清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間其
氣專質性信謙故云充充信也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
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
揚輕也荊州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荊荊彊也河南
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受
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爾雅九州無梁
青故李巡不釋所言未必得其本也

九河既道傳河

水分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音義

九河徒駭一
太史二馬頰

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絜疏傳正義曰河自大陸北數
七鈞盤八鬲津九出爾雅疏為九河謂大陸在冀州嫌
九河亦在冀州故云在此州界也河從大陸東畔北行
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為

九道故知在宛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鈎盤鬲津李廵曰徒駭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云徒駭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鈎盤言河水曲如鈎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為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廵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覆釜之名同李廵餘名皆云其義未詳計禹陳九河云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此郭氏所以未詳也或九河雖舊有名至禹治水更別立名即爾雅所云是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

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絮鈞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開八流以自廣鄭玄蓋據此文為齊桓公塞之言關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

雷夏既澤灘沮會同傳雷夏澤名灘沮二水會同此澤

音義

灘徐音邕王於疏傳正義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用反沮七餘反趾澤不為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

此復為澤也於澤之下言灘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桑

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傳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

土就桑蠶音義

蠶在疏

正義曰宜桑之土既得桑養蠶矣洪水之時民居丘上於是得

下丘陵居平土矣傳正義曰釋丘云非人為之丘孫炎曰地性自然也是地高曰丘也降丘宅土與既蠶連文知下丘居平土就桑蠶也計下丘居土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

厥土黑墳傳色黑

而墳起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傳繇茂條長也音義

墳扶

後同韋昭音勃憤反起也馬云繇傳正義曰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

有膏肥也繇音遙馬云抽也

疏傳正義曰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

茂而木長也九州惟此州與徐揚三州言草木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地美矣而田非上者為土下濕故

也厥田惟中下傳田第六厥賦貞傳貞正也州第九賦

正與九相當疏

傳正義曰周易彖象皆以貞為正也諸州賦無下下貞即下下為第九也此州

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九成功其賦亦為第九列賦於九州之差與第九州相當故變文為貞見此意也作

十有三載乃同傳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音

義

載馬鄭本作年

疏

傳正義曰作者役功作務謂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始得貢賦與他州同也

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於他州最在後也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然後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修鯀之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載者記其治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內皆是禹之治水施功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

堯以為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厥貢漆絲厥

篚織文傳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篚

篚而貢焉音義

漆音七疏傳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盛音成正漆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載師

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綺是織繒之有文者是綾錦之別名故云錦綺之屬皆是織而有文者也篚是入貢之時盛在於篚故云盛之篚篚而貢焉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女功如鄭言矣縠絲中琴瑟之弦亦是女功所為也織貝鄭玄以為織如貝文傳謂織為細紵貝為水物則貝非服飾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篚篚盛之也諸州無厥篚者其諸州無入篚之物故不貢也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兗州綾錦美也

浮于濟漯達

于河傳順流曰浮濟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音義

漯天

答反篇韻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作他合反距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

里其濟則下文具矣是濟漯為二水名也言因水入水曰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揚州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徑達也案青州云浮于汶達于濟經言濟會于汶浮汶得達濟也此云浮于濟漯達于河從漯入濟自濟入河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蓋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也

海岱惟青州傳東北據海西南距岱音義

岱音代疏傳泰山也正

義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

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
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為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
營州即遼東也

隅夷既略
維溜其道
傳隅夷地名
用功少曰略

維溜二水復其故道

音義
隅音隅維溜音惟又作維溜側具反
疏傳

義曰隅夷地名即堯典宅隅夷是也隅夷萊夷和夷為地名淮夷為水名島夷為狄名皆觀文為說也略是簡易之義故用功少為略也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呂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溜水出泰山萊蕪縣源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傳濱涯也言

復其斥鹵

音義
斥必人反斥徐音尺說文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鄭云斥謂地鹹鹵涯魚

佳疏傳正義曰濱涯常訓也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反斥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迴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

言水害除復舊性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傳田第三賦第四厥

貢鹽絺海物惟錯傳絺細葛錯雜非一種岱畎絲枲鉛

松怪石傳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王者岱山之谷出此五

物皆貢之音義

鹽餘占反絺勅其反種章勇反畎工犬反徐本作畎谷枲思似反鉛寅專反字

從合合音以選反怪疏傳正義曰釋水云水注川曰谿如字怪石砥砥之屬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畎谷畎去水故言谷也怪石奇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也枲麻也鉛錫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萊夷作牧傳萊夷地名可以放牧厥篚檠絲傳

貢之也

檠桑蠶絲中琴瑟弦音義

萊音來牧牧養之牧徐音目一音茂注同檠鳥簞反山桑

也疏

傳正義曰釋木云檠桑山桑郭璞曰柘屬也檠絲是蠶食檠桑所得絲韌中琴瑟弦也

浮于

汶達于濟音義

問

疏

正義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傳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淮沂其乂

蒙羽其藝

傳

二水已治二山已可種藝音義

沂魚依反水名藝魚

世疏

傳正義曰乂訓治也故云二水已治地理志云沂

反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郿五

行六百里淮出桐栢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

至此而大為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地理志云

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荏菽故藝為種也

大野既豬東原

底平傳大野澤名水所傳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

音義

豬張魚反馬云水所停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大止深者曰豬劉東胡反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

鉅即大也檀弓云汚其官而豬焉又澤名孟豬停水處也故云水所停曰豬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為澤也東原

即今之東平郡也致功而地平言其可耕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傳土黏

曰埴漸進長包叢生音義

埴市力反鄭作戔徐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漸如字本

又作薪字林才冉反草之相包裏也包必茅反字或作包非叢生也馬云相包裏也黏女占反長之丈反叢才

公疏傳正義曰戔埴音義同考工記用土為瓦謂之埴反埴埴之工是埴為黏土故土黏曰埴易漸卦彖云漸

進也釋言云苞埴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埴郭璞曰今人呼叢綴者為埴漸苞謂長進叢生言其美

也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傳田第二賦第五厥貢惟土

五色傳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

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

覆四方音義

燾徒報反覆也苴餘反包裹也

疏

傳正義曰傳解貢土之意王者封五色土

以為社若封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歸國立社其上燾以黃土燾覆也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黃土覆之其割土與之時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與之必用白茅者取其潔清也易稱藉用白茅茅色白而潔美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明有土謹敬潔清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授之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是必古書有此說故先儒之言皆同也

羽畎夏翟

陽孤桐傳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孤特

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音義

夏行雅反翟徒歷疏反嶧音亦一音夕

傳正義曰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為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為旌析羽為旄用此羽為之故云羽中旌旄也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即此山也

泗濱浮磬

淮夷蠙珠暨魚傳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蠙珠珠

名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音義

泗音四水名淮夷鄭云淮水之夷民也馬

云淮夷二水名蠙蒲邊反徐扶堅反字又作疏傳正義玼韋昭薄迷反蚌也暨其器反見賢遍反

正曰泗水

旁山而過石為泗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見石似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為磬故謂之浮磬也貢石而言磬者

此石宜為磬猶如砥礪然也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為珠名蠙之與魚皆是水物而以淮夷蠙之知

淮夷是二水之名淮即四瀆之淮也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為水名鄭玄以為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地理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也厥

筐玄織縞傳玄黑繒縞白繒織細也織在中明二物皆

當細音義

織息廉反縞古老反疏傳正義曰筐之所成徐古到反繒似陵反例是衣服之用此單

言玄玄必有質玄是黑色之別名故知玄是黑繒也史記稱高祖為義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為白繒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音義

河如字說文作荷工可反云水出山陽湖陵南

淮海惟揚州傳北據淮南距海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傳

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音義

蠡音禮張勃吳錄云今名疏傳正義曰彭蠡是江漢合洞庭湖案今在九江郡界疏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為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冬月所居於此彭蠡之澤也 三江既

入震澤底定傳震澤吳南大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為

震澤音義

三江韋昭云謂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

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震澤疏吳都太湖底之履反致也史記音致大湖音太湖正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古文以為震澤是吳南大湖名蓋縣治居澤之

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大澤蓄水南方名之曰湖三
江既入此湖也治水致功令江入此澤故致定為震澤
也下傳云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
是孔意江從彭蠡而分為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
為三乃入海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其意
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又案周禮職方揚州
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云具區即震
澤則浸藪為一案餘州浸藪皆異而揚州同者蓋揚州
浸藪同處論其水謂藪篠蕩既敷傳篠竹箭蕩大竹水去
之浸指其澤謂之藪

已布生音義

篠西了反蕩徒黨疏傳正義曰釋草云篠反或作筴他莽反

疏

傳正義曰釋草云篠竹箭郭璞云別二名

也又云蕩竹李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蕩孫炎曰竹
關節者曰蕩郭璞云竹別名是篠為小竹蕩為大竹

厥

草惟天厥木惟喬傳少長曰天喬高也音義

天於嬌反馬云長也

喬其嬌反徐音驕少疏傳正義曰天是少長之貌詩曰詩照反長之丈反桃之夭夭是也喬高釋詁文詩

曰南有喬水是也厥土惟塗泥傳地泉濕厥田惟下下厥賦下

上上錯傳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厥貢惟金三品傳

金銀銅也疏傳正義曰金既總名而云三品黃金以下惟有白銀與銅耳故為金銀銅也釋器云

黃金謂之瑩其美者謂之鈔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鈔即紫磨

金也鄭玄以為金三品者銅三色也瑤琨篠簜傳瑤琨皆美玉音義瑤音

音昆美石也馬本疏傳正義曰美石似玉者也玉石其作瓊韋昭音貫疏質相類美惡別名也王肅云瑤琨

美石次玉者也齒革羽毛惟木傳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

牛尾木梗梓豫章音義

犀細分反旄音毛疏傳正義曰梗音縵又婢善反詩云元龜

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斷骨也牙牡齒也隱五年左傳云齒牙骨角牙齒小別統而名之齒亦牙也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為上革之所美莫過於犀知革是犀皮也說文云獸皮治去其毛為革革與皮去毛為異耳說文云羽鳥長毛也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為飾故貢之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為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旄設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毛是旄牛尾也直云惟木不言木名故言梗梓豫章此三者是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止於此

島夷卉服傳南海島夷

草服葛越音義

卉徐許貴反

疏

傳正義曰上傳海曲謂之島知此島夷是南海島上之夷

也釋草云卉草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
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為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
升越弱於羅紵是也冀州云島夷皮服是夷自服皮皮
非所貢也此言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萊夷作牧
並在貢篚之間古史立文不次也鄭玄云此州下
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與孔異也厥篚
織貝傳織細紵貝水物疏傳正義曰傳以貝非織物而
而為之揚州紵之所出此物又以篚盛之為衣服之用
知是細紵謂細紵布也釋魚之篇貝有居陸居水此州
下濕故云水物釋魚有玄貝貽貝餘貶黃白文餘泉白
黃文當貢此有文之貝以為器物之飾也鄭玄云貝錦
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
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與孔異也厥包

橘柚錫貢傳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

貢言不常音義

橘均必反柚由
究反裏音果

疏

傳正義曰橘柚二果
其種本別以實相比

則柚大橘小故云小曰橘人曰柚猶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鴈亦別種也此物必須東送故云其所包裏而送之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言不常也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耳荊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為非常竝在篚下荊州言包傳云橘柚也文在篚上者荊州橘柚為善以其常貢此州則不常也王肅云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荊州之無也鄭云有錫則貢之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周禮考工記云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故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傳順流而下

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音義

沿悅專反鄭
本作松松當

為沿馬本作疏傳正義曰文十年左傳云沿漢沂江沂均云均平是逆沿是順故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

海順也自海入淮
自淮入泗逆也

荆及衡陽惟荊州傳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疏

傳正義曰

此州北界至荊山之北故言據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各山大川可以為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江漢朝宗于海傳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

似於朝百川以海為宗宗尊也音義

朝直疏傳正義曰

伯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鄭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朝宗是人事之名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詩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也老子云滄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

以海為宗鄭云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為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殪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九江孔殷傳江於此州界

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音義

九江潯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

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

提江九曰箇江張湏無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

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鳥

江七曰箇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

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于桑落洲太疏

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為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

傳正義曰傳以江是此水大名九江謂大江分而為九

猶大河分為九河故言江於此州之界分為九道訓孔

為甚殷為中言甚得地勢之中也鄭云殷猶多也九江

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

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如鄭此意九江各自別源其源非大江也下流合於大江耳然則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為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為別解應劭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為九道符於孔說潯陽記有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蟬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雖名

沱潛既道傳沱江別名潛水名皆

起近代義或當然

復其故道音義

沱徒何反潛提廩反馬云沱湖疏傳正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正義曰

下文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是沱為江之別名也經無潛之本源故直云水名釋水云水自江出為沱漢為潛鄭注此既引爾雅乃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此解荆州之沱潛發源此州若如鄭言此水南流不入荆州界非此潛也此下梁州注

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江沱
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
出江源有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為武陽又入江豈沱之
類與潛蓋漢西出蟠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
七百六十里此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
水自蜀郡都水縣榆山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有水從
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
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郭璞此言亦解
梁州沱潛與鄭又異然地理志及鄭皆以荆梁二州各
有沱潛又郭氏所解沱潛惟據梁州不言荆州之沱潛
而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荆州以二州沱潛為
一者然彼州山水古今不可移易孔為武帝博士地理
志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
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
還從河出故孔舉大略為發源梁州耳

雲土夢作又傳雲夢之澤在江南

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為耕作畎畝之治音義

雲徐本作云夢

亡弄反一音武仲反疏

傳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是雲夢之

澤在江南也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定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于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此澤既大其內有平土有高丘水去可為耕作畎畝之治

厥土惟塗泥

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傳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厥貢

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傳土所出與揚州同疏

傳正義曰與揚州同

而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為先由此而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第皆以當州貴者為先也

杔榦栝柏傳榦栝也柏葉松身曰栝音義

杔栝倫反徐勑荀反木名

又作榦榦本又作榦故旦反栝疏傳正義曰榦為弓榦古活反馬云白栝也栝章夜反正考工記云弓人取榦

之道也以栝為上知此榦是栝也釋木云栝栝葉松身陸璣毛詩義疏云杔栝栝漆相似如一則杔似栝漆也

杔栝栝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栝木惟用為弓榦弓榦莫若栝木故舉其用也

礪砥砮丹傳

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音義

礪力世反砥音

脂徐之履反韋昭音音砮音奴韋昭乃流傳正義曰砥固反磨末佐反鏃子木反一音七木反正以細密為名礪以麤穢為稱故砥細於礪皆磨石也鄭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魯語曰肅慎氏貢楛矢石砮賈逵云砮

矢鏃之石也故曰砮石中矢鏃丹者
丹砂故云朱類王肅云丹可以為汞
惟筍簞楷三邦底

貢厥名傳筍簞美竹楷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

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音義

筍求隕反韋昭一名聆風簞音

路楷音戶馬云木名可以為箭毛詩草木
疏云葉如荆而赤莖似著近附近之近
疏傳正義曰

當時之名猶然鄭云筍簞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
也筍簞是兩種竹也肅慎氏貢楷矢知楷中矢幹三物
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經言三邦底貢知近澤
三國致此貢也文續厥名則其物特有美名故云其名
天下稱善鄭立以厥
包傳橘柚
疏傳正義曰包下言匭
名下屬包匭菁茅
菁茅說文云匱受物

之器象形也凡匱之屬皆從匱匱匱之字皆從匱亦
從匱故匱是匱也菁茅既以匱盛非所包之物明包必

有裏也此州所出與揚州同揚州厥包橘柚知此包是橘柚也王肅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

匭

菁茅傳匭匭也菁以為蒹茅以縮酒音義

匭音軌菁子丁反徐音精

馬同鄭云茅有毛刺曰菁茅匭胡甲疏傳正義曰匭是反又音甲蒹切韻側魚反縮所六反匭之別名匭之小者菁茅所盛不須大匭故用匭也周禮醢人有菁蒹鹿鬻故知菁以為蒹鄭云菁菁菁也菁菁處處皆有而今此州貢者蓋以其味善也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茅以縮酒也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鄭注云以茅縮酒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茵茵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預解左傳用鄭興之說未知誰同孔旨特令此州貢茅茅當異於諸處杜預云茅之為異未審也或曰茅有三脊案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仲覲其不可窮以辭因設

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三春茅以為藉此乃懼桓公耳非荊州所有也鄭玄以菁茅為一物匪猶經結也菁茅之有毛刺者重

厥篚玄纁璣組傳此州染

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音義

纁許云反璣其

依反又音機馬同說文云珠不圓也字書云小疏傳正珠也玉篇渠依居沂二反組音祖馬云組文也

疏傳正義曰

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為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緌七入為緌鄭云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緌又再染以黑則為緌玄色在緌緌之間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此州染玄纁色善故令貢之說文云璣珠不圓者故為珠類玉藻說佩玉所懸者皆云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

九江納錫大龜傳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

常用錫命而納之音義

馬云納入也

疏

傳正義曰史記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

寸漢書食貨志云元龜距髯長尺二寸故以尺二寸為大龜冠以九江知出九江水中也文在篚下而言納錫是言龜不常用故錫命乃納之言此大龜錫命乃貢之也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

于南河傳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

音義

江沱潛漢四水名本或作潛于漢非逾羊朱反

疏

正義曰浮此四水乃得至洛本或潛下有于誤

耳

荆河惟豫州傳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伊洛瀍澗既入

于河傳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瀍出河

南北山四水合流入河音義

音直然反澗故晏反渾

沔亡淺反又亡忍反下同

疏

傳正義曰地理志云伊水

陸渾沔池二縣屬河南郡

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

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

河澠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

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

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沔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潛亭北

此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

耳伊澠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為害也

波既豬傳榮澤波水已成遏豬音義

榮戶局反榮澤也波如字馬本作播

榮播澤名

疏

傳正義曰沔水入河而溢為榮榮是澤名

遏鳥葛反

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此澤其時

波水已成遏豬言壅遏而為豬畜水而成澤不濫溢也

鄭云今塞為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為榮澤在其縣東

言在滎澤縣之東也馬鄭王本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於滎澤不名播也鄭玄謂衛狄戰在此地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以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北蓋此澤跨河南北多而得名耳

導荷澤被孟豬傳

荷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荷東北水流溢覆被之音義

導音道下同荷徐音柯又士可反注同豬張魚反又音諸左傳疏傳正義曰地理志山陽郡

爾雅皆作孟諸宋穀澤也

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荷

澤也又云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郿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傳高者壤下者墳壚音義

壚音盧說文黑剛土也

厥田惟中上厥

賦錯上中傳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厥貢漆枲絺

紵厥篚織纊傳纊細綿音義

絺勑其反紵直呂反纊音曠綿切韻武延反

疏

傳正義曰喪禮大記侯死者屬纊以俟絕氣即纊是新綿耳纖是細故言細綿

錫貢磬錯傳治

玉石曰錯治磬錯疏

傳正義曰詩云佻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可以為錯磬有以玉為之

者故云治玉石曰錯謂治磬錯也

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傳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音義

胡華

化反又疏傳正義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胡瓜反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

得其山故言陽也此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傳岷山嶓冢山之西雍州之境也

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音義武

中反嶓音波徐疏傳正義曰漢制縣有羌夷曰道地理甫河反韋音播志云蜀郡有湔道岷山在西徼外江

水所出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是二者皆山名沱出于江潛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荊州故荊

州亦云沱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傳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潛既道

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藝音義旅如字韋音廬和如字又

作蘇鄭云和讀曰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涇治直吏反下同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縣

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祭山曰旅也平者言其治水畢猶上既藝也和夷平地之名致功可

藝藝與平
互言耳

厥土青黎傳色青黑而沃壤音義

黎鄭力兮反徐力私

反馬云疏傳正義曰孔以黎為黑故云色青黑其地
小疏也疏沃壤言其美也王肅曰青黑色黎小疏也厥

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傳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

第九三等疏

傳正義曰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為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

與第八為三也鄭云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
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小與孔異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傳璆玉名鏤剛鐵音義

璆音蚪徐又居蚪反

又閭幼反馬同韋昭郭璞云紫磨金案郭疏傳正義曰
注爾雅璆即紫磨金鐵天結反鏤婁豆反疏釋器云璆

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別
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為剛鐵也熊羆狐狸織皮傳貢四

獸之皮織金罽音義

熊音雄羆彼宜反如熊而疏傳正黃羆力疑反罽紀例反義曰

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云貢四獸之皮釋言云羆罽也舍人曰羆謂毛罽胡人續羊毛作衣孫炎曰毛羆為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

傳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

漢上曰沔音義

傾窺疏傳正義曰下文導山有西傾知并反疏是山名也地理志云西傾在隴

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水也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羆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下傳云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入于渭亂于河傳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是漢上曰沔

河而還帝都白所治正絕流曰亂音義

謂

疏

傳正義曰計河

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起河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帝都在河之東故渡河陸行而還帝都也

每州之下言入河之事河近帝都知是還都白所治也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橫渡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傳西距黑水水據河龍門之河在冀

州西音義

雍於用反

疏

傳正義曰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州之境先華陽而後黑

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徧檢孔本皆云西據黑水東據河必是誤也又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弱水既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為東西也

弱水既

西傳導之西流至於合黎疏

傳正義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導之

使西流也鄭云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

涇屬渭汭傳屬逮也水北曰

汭言治涇水入於渭音義

涇音經屬之蜀反汭本又作內同如銳反馬云入也逮音

代疏

傳正義曰屬謂相連屬故訓為逮逮及也言水相及詩毛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

皆南面望水則北為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為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峴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漆沮既從澧水

攸同傳漆沮之水已從入渭澧水所同同之於渭音義

沮七徐反疏傳正義曰詩云自土沮漆毛傳云沮水漆澧芳弓反疏水則漆沮本為二水地理志云漆水出扶

風漆縣西閼駟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沮則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源遠以渭為主上云涇屬渭是矣故此言漆沮既從已從於渭澧水所同亦同於渭以渭為主故也地理志澧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也

荆岐既旅傳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荆

在岐東非荊州之荊音義

治直疏傳正義曰洪水之時吏反疏祭祀禮廢已旅祭而

言治功畢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荆後岐荆在岐東嫌與上荆為一故云非荊州之荆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北彼是荊州之荆也

終南惇物至于鳥

鼠傳三山名言相望音義

終南山名漢書地理志一名太一三秦記云又名地肺惇

物山名漢書云垂山也

疏

傳正義曰以荆岐單名此山復名故辯之云三山名也至於為首尾之辭故言

相望也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也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博物
皆在縣東原隰底績至于豬野傳下濕曰隰豬野地

名言皆致功疏

傳正義曰下濕曰隰釋地文地理志云豬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

以為豬野澤鄭玄以為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幽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

三危既

宅三苗丕敘傳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

美禹之功音義

丕普疏傳正義曰左傳稱舜去四凶投悲反疏之四裔舜典云竄三苗於三危

是三危為西裔之山也其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為敦煌郡即古瓜州也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敦煌也鄭玄引地

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禹治水末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故云三危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記此事以美禹治之功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傳田第一

賦第六人功少疏

傳正義曰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

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濶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為此差在後隨人多少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厥貢

惟球琳琅玕傳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音義

球音琳

韋音來金反琅音郎玕音干疏傳正義曰釋地云西北
山海經云崑崙山有琅玕樹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
琳琅玕焉說者皆云球琳美玉名琅玕浮于積石至于
石而似珠者必相傳驗實有此言也

龍門西河傳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

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疏傳

正

義曰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
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
西來至此北流故禹沿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
曲一直故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西河也地理
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
通河東郡之西界也禹至此渡河而還都白帝也沿或
誤為治此說禹會于渭汭傳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
行不說治水也

西上音義

上時掌反

疏

傳正義曰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

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也

織皮毘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傳織皮毛布有此

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敘美禹

之功及戎狄也音義

崙魯門反馬云毘崙在臨羌西析星歷反馬云析支在河關西搜所

由反漢書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發渠搜是也髳音謀又音毛西戎國名

疏

傳正義曰四國皆衣

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傳言織皮毛布有此四國毘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是戎狄也未以西戎總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牧誓云武王伐紂有羌髳從之此是羌髳之屬禹皆就次敘美禹之功遠及戎狄故

記之也鄭玄云衣皮之民居此崐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肅云崐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戎戎西域也王肅不言渠搜鄭併渠搜為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為一通西戎為四也鄭以崐崙為山謂別有崐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所以孔意或是地名國號不必為山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傳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

山通水故以山名之三山皆在雍州音義

導音道從首起也岍音牽

字又作沂山名一疏正義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名吳岳馬本作開疏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因冀州在北故自北為始從此導岍至數淺原舊說以為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

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為三條尊
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為四列尊岍為陰
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鄭玄
創為此說孔亦當為三條也岍與嶓冢言導西傾不言
導者史文有詳略以可知故省文也傳正義曰荆岐上
已具矣而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更從上
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總解此下導山水之意也其
實通水而文稱導山者導山本為治水故以導山名之
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岍縣西古文以為岍山岐
山在美陽縣西北荆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逾于

河傳此謂梁山龍門西河疏

傳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

而東故云此謂龍門西河言此處山不絕從此而渡河也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傳三

山在冀州太岳上黨西疏

傳正義曰地理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

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葦縣東是三山在底柱析城冀州以太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

至于王屋傳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音義

履反

柱如字韋知父反又知女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析城反底柱山名在河水中

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

河東垣縣東北地理志不載底柱底柱在太陽關東太析城之西從底柱至王屋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

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傳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

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

言之音義

行戶剛反又如字

疏

傳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

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

言山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潯沱滏易近恒山碣石之等也

西傾朱圉鳥鼠傳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

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音義傾窺并反疏傳

義曰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在天水冀縣南言在積石以東見河所經也地理志云鳥鼠同

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所出在隴西郡之西是三者皆雍州之南山也至于太華傳相

首尾而東音義華如字又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華

望太華太遠故云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傳四山相

相首尾而東也

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
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
下互相備音義陪音裴陪尾山名漢書作橫疏傳正義
尾列如字本或作別彼列反地理
志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嵩高山在潁
川嵩高縣古文以為外方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
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是四
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凡舉山名皆為
治水故言水之所經洛出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
陪尾導山本為治水故云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
後條列所治水
於下互相備也

導嶧冢至于荆山傳漾水出嶧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

在荊州音義

漾羊疏尚反

疏

傳正義曰下云嶠冢導漾

梁州云

嶠冢在梁州也

荊州

云

以荊山為名知荊山在荊州也

內方至于大別傳內方大別二山名在

荊州漢所經疏

傳正義曰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內方山地理志無大

別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

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

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傳岷山江所

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荊州疏

傳正義曰其下云岷山導江梁州岷嶠既

藝是岷山在梁州也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上言衡陽惟荊州是江所經在荊州也過九

江至于敷淺原傳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

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

疏傳正義曰衡即橫也東西長今之人謂之為嶺東行連延過九江之水而東接於敷淺原之山也經於岍

及嶠冢言導岍山言陽故解之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言岍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岍山為首不與大別相接由江所經別記之耳以見岍非三條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為敷淺原

導弱水至于合黎傳合黎水名在流沙東音義弱本或作溺合

如字黎力分疏正義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反馬云地名疏正義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

北為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

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

河也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為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沅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既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玄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崑崙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傳正義曰弱水得入合黎知合黎是水名顧氏云地記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為名鄭玄亦以為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言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

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餘波入于流沙傳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音義

音溢

逸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傳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

過梁州入南海疏

傳正義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

封二年始開為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敦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傳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

山或穿地以通流疏

傳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於積石釋水

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
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
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釋
水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巡曰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
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
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
出于閼于閼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
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
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
出于積石為中國河郭璞云其去崑崙里數遠近未得
也詳

南至于華陰傳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東

至于底柱傳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

若柱然在西號之界音義

見賢遍反號寡白反

又東至于孟津傳

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音義

孟津如字洛北

地名湊

疏傳正義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致津

七豆反

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為地名耳杜預云

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為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濟

東過

洛汭至于大伾傳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

伾而北行音義

伾本又作岍音丕又皮鄙反徐扶眉反又數眉反韋音詒郭撫梅反字或作伾

處昌疏

傳正義曰洛汭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釋山慮反云再成英一成岍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

吐傳云再成曰伍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
任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臯縣山也漢書音義有
臣瓚者以為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臯縣山又不
一成令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任乎瓚言當然

北過

降水至于大陸傳降水水名入河大陸澤名音義

降如字鄭

戶江疏

傳正義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案班固漢
書以襄國為信都在大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

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
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讀為降下江反聲轉為共
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北近降水
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此鄭冒臆不
可從

又北播為九河傳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

界同為逆河入于海傳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

渤海皆禹所加功故敘之音義

殺所界反溢字又作疏隘於賣反渤蒲兀反

傳正義曰傳言九河將欲至海更同合為一大河名為逆河而入于渤海也鄭玄云下尾合名為逆河言相向迎受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傳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

水至漢中東流為漢水疏

傳正義曰傳之此言當據時人之名為說也地理志云漾

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為漢水不言中為沔水孔知嵇冢之東漢水之西而得為沔水者以禹治梁州入帝都白所治云逾于沔入于渭是沔近于渭當梁州向冀州之路也應劭云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為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既云江別明與此沔別也依地理志漢水之尾變為夏水是應劭所云沔水下尾亦與漢合乃

入于江也又東為滄浪之水傳別流在荊州音義

浪音郎

疏傳正

義曰傳言別流似分為異水案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以上在梁州故此云在荊州

過

三澁至于大別傳三澁水名入漢大別山名南入于江

傳觸山迴南入江東匯澤為彭蠡傳匯迴也水東迴為

彭蠡大澤東為北江入于海傳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

澤遂為北江而入海音義

澁市制反觸尺玉反匯徐胡罪反韋空為反

疏

傳正

義曰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為三江既入入震澤也故言江自彭蠡分而為三江復共入震澤出澤又分為三此水遂為北江而入于海鄭玄以為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孔必知入震澤者以震澤屬揚州

彭蠡在揚州之西界今從彭蠡有三江則震澤之西三江具矣今云三江既入繼以震澤底定故知三江入震澤矣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山水古今變易故鄭云既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之驗也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傳江東南流沱東行音義

沱唐疏河反

傳正義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

又東至于澧

傳澧水名音義

澧音禮

疏

傳正義曰鄭玄以此經自導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

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合黎為山名澧為陵名鄭玄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為縣乎孔

以合黎與澧皆為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源入合黎矣合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是澧亦是水名

過九江至于東陵傳江分為九道在荊州東

陵地名疏

傳正義曰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江過歷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

東

迪北會于匯傳迪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為彭蠡音

義

迪以兩反疏傳正義曰迪言靡迪邪出之言故為溢馬云靡也疏也東溢分流又都共聚合北會彭蠡言

散流而復合也鄭云東迪者為南江孔意或然至之與會史異文耳

東為中江入于海傳

有北有中南可知疏

傳正義曰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

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導沅水東流為濟傳泉源為沅流去為濟在溫西北平

地音義

沅音究又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

入河傳言在溫西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內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溫是古之舊縣故計入于河溢為滎傳濟水入河竝流十數里而溫言之

南截河又竝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教倉東南音義

數色主反

下同一本疏傳正義曰此皆目驗為說也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

南出還清

東出于陶丘北傳陶丘丘再成音義

陶音桃

疏

傳正義曰釋丘云再成為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

西南有陶丘亭

又東至于荷傳荷澤之水又東北會于汶傳濟

與汶合又北東入于海傳北折而東音義

折之設反

導淮自桐柏傳桐柏山在南陽之東疏

傳正義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

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也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傳與泗沂二水合入海疏

傳正義曰

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

導渭自鳥鼠同穴傳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

山曰鳥鼠渭水出焉

疏傳正義曰釋文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鵠其鼠為鼯李巡曰鵠鼯

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鵠似鵠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

外今在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尚書孔傳云共為

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為牝牡璞竝載此言未知誰得

實也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

出至京北北船司空縣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

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傳澧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又

東過漆沮入于河傳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

音義

澧音豐翊與職反

疏

傳正義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

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為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

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

導洛自熊耳傳在宜陽之西東北會于澗瀍傳會于河南城南又東會于伊傳合於洛陽之南又東北入于河

傳合於鞏之東音義

鞏恭勇反縣名屬河南郡

九州攸同傳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傳四方之宅已可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傳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

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傳四海之內會同于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傳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傳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

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音義

隕於六反玉篇於報反滌待歷反陂彼宜反槎

仕雅反障章尚反疏正義曰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貫工喚反較音角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總敘之今九州所共同矣所同者四方之宅已盡可居矣九州之山刊槎其木旅祭之矣九州之川滌除泉源無壅塞矣

九州之澤已皆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內皆得會同京師無乖異矣六材之府甚修治矣言海內之人皆豐足矣水災已除天下衆土墳壤之屬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所重慎者惟財貨賦稅也慎之者皆法則其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為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於中國美禹能治水土安海內於此總結之傳正義曰九州所同與下為目故言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已下皆是也其言九山九川九澤最是同之事矣室隅為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為居至其隩內遂以隩表宅故傳以隩為宅以宅內可居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復更總之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刊槎決除已訖其皆旅祭惟據名山大川言旅者往前大水旅祭禮廢已旅見已治也山非水體故以旅見治其實水亦旅矣癸首云奠高山大川但是定位皆已旅祭也川言滌除泉源

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澤言既陂往
前濫溢今時水定或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詩云彼澤
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
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
非據諸侯之身朝天子也夷狄戎蠻謂之四海但天子
之於夷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即是
九州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其風化若物在繩索之貫
故云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大禹謨云水火金木土穀謂
之六府皆修治者言政化和也由政化和平民不失業
各得殖其資產故六府修治也交錯更互俱之義故交
為俱也洪水之時高下皆水土失本性今水災既除衆
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還復其壤墳壚之性也諸州之
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濕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壚耳故舉
三者以言也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謹慎其事不使害人
言取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土壤各有肥瘠貢賦
從地而出故分其土壤為上中下計其肥瘠等級甚多

但舉其大較定為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為貢賦之差
雖細分三品以為九等人功修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
稅必準其土故皆法三壤成九州之賦言得施賦法
以明水害除也九州即是中邦故傳以九州言之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傳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
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

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音義

台徐音怡行疏正義曰此一經皆史美禹功言九州風

下孟反注同

疏俗既同可以施其教化天子惟當擇任

其賢者相與共治之選有德之人賜與所生之土為姓
既能尊賢如是又天子立意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
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子所行者皆禹之使然故敘而
美之傳正義曰台我釋詁文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

八年左傳文既引其文又解其義土地也謂有德之人
生于此地天子以地名賜之姓以尊顯之周語稱帝嘉
禹德賜姓曰姒胙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
之姓為媯皆是因生賜姓之事也臣蒙賜姓其人少矣
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舉以為言王者既能用賢又能謹
敬其立意也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有距違我
天子之行者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
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王者自敬其德
則民豈敢不敬之人皆敬之誰敢距違者聖
人行而天下皆悅動而天下皆應用此道也

五百里甸服傳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

田去王城面五百里音義

甸田遍反疏正義曰既言九
為于偽反州同風法壤成

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缺弼成五服之事甸僕綏
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為之節

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即為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為一節三百里外共為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內三百里為一節外二百里為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為斥侯二百里內徭役差多故各為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侯故共為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為差等也傳正義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玄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

百里賦納總傳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

禾橐曰總入之供飼國馬音義

納如字本又作內音同下如字總音摠近附近

之近橐故老反疏傳正義曰去王城五百里總名甸服
供音恭飼音嗣就其甸服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

為其首故云甸服之內近土城者總者總下銍秸禾穗
與橐總皆送之故云禾橐曰總入之供飼國馬周禮掌

客待諸侯之禮有二百里納銍傳銍刈謂禾穗音義
芻有禾此總是也

粟反穗亦疏傳正義曰劉熙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
作穰音遂云銍穫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銍刈用銍刈

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也三百里納桔服傳桔橐也服橐

役音義桔本或作稽工八反疏傳正義曰郊特牲云莞
馬云去其穎音鞞正藁之安而橐桔之設桔

亦橐也雙言之耳去穗送橐易於送穗故為遠彌輕也
然計什一而得橐粟皆送則桔服重於納銍則乖近重

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橐服橐役者解經服字
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猶尚

納粟此當彙粟別納非是徒納彙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傳所納精者少

麤者多疏

傳正義曰直納粟米為少禾彙俱送為多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輕而近

耳重

五百里侯服傳甸服外之五百里侯侯也斥侯而服事

疏

傳正義曰侯聲近侯故為侯也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侯謂

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為斥侯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

百里米

傳侯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而已不主一疏

傳正義曰米訓為事此百

里之內主供王事而已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

二百里男邦傳男任

也任王者事音義

任而針反又疏傳正義曰男聲近任而鶴反下同故訓為任任王者事

任受其役此任有常殊於不主一也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

三百里諸侯傳三

百里同為王者斥侯故合三為一名音義

同為之為疏于偽反

傳正義曰經言諸侯者三百里內同為王者斥侯在此內所主事同故合三百四百五百共為一名言諸侯以示義耳

五百里綏服傳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之

政教音義

綏息遺反疏傳正義曰綏安釋詁反要服去京師已達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比綏服

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也周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

戎狄荒服彼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以文武教衛為安
王賓之因以名服然則綏者據諸侯安王為名賓者據
王敬諸侯為名彼云先王
之制則此服舊有二名
三百里揆文教傳揆度也度

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音義

揆葵癸反疏傳正度待洛反義曰

釋詁訓揆為度故雙言之以王者有文教此服諸侯揆
度王者政教而行之必自揆度恐其不合上耳即是安
服王者
之義
二百里奮武衛傳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

子所以安音義

奮乃疏傳正義曰既言三百又言二百問反疏嫌是三百之內以下二服文與

此同故於此解之此是文教外之二百里也由其心安
王化奮武以衛天子所以名此服為安也內文而外武
故先揆文教後言奮武衛所從言之異與安之義同奮
武衛天子是其安之驗也言服內諸侯心安天子非言

天子賴諸
侯以安也

五百里要服傳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音義

一要

遙反束如疏傳正義曰要者約束之義上言揆文教知

字一音來疏要者要束以文教也綏服自揆天子文教

三百

里夷傳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音義

夷馬云易也

二百里

蔡傳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音義

差初佳反疏傳正又初賣反義曰

蔡之為法無正訓也上言三百里夷夷訓平也守平常
教耳此名為蔡教簡於夷故訓蔡為法法則三百里者
去京師彌遠差復簡易
言其不能守平常也

五百里荒服傳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疏

傳正義曰

服名荒者王肅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傳言荒又簡畧亦當以為荒忽又簡畧於要服之蔡也

三

百里蠻傳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疏

傳正義曰鄭云蠻者輒從其俗

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其意言蠻是緡也緡是繩也言蠻者以繩束物之名揆度文教論語稱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傳言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國內之法強逼之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然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但二百里蔡者稅徵差簡其荒服力役田稅竝無故鄭注云蔡之言殺滅殺其賦荒服既不役作其人又不賦其田事也其侯綏等所出稅賦各入本國則亦有納總納銓之差但此據天子立文耳要服之內皆有文教故孔於要服傳云要束以文教則知已上皆有文教可知獨於綏服三

百里云揆文教者以去京師既遠更無別供又不近外邊不為武衛其要服又要束始行文教無事而能揆度文教而行者惟有此三百里耳奮武衛者在國習學兵武有事則征討夷狄不於要服內奮武衛者以要服逼近夷狄要束始來

二百里流傳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

凡五服相距為方五千里疏

傳正義曰流如水流故云移也其俗流移無常故政

教隨其俗任其去來不復蠻來之也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以為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為方六千里鄭玄以為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為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為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

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玄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大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為事且其所以為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稟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為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三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有九服五服其地雖同王指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有九服五服其地雖同王

者革易自相變改其法不改其地也鄭玄不言禹變堯法乃云地倍於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制云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盡明未至遠界且王制漢世為之不可與經合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傳漸入也被及也

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訖于四海禹錫

玄圭告厥成功傳玄天色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

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音義

漸子廉反被皮寄反朔北也與音預朝直遙反見賢

遍反訖疏正義曰言五服之外又東漸入于海西被及斤密反疏于流沙其北與南雖在服外皆與聞天子威

聲文教時來朝見是禹治水之功盡加于四海以禹功如是故帝賜以玄色之圭告其能成天之功也傳正義曰漸是沾濕故為入謂入海也覆被是遠及之辭故為及也海多邪曲故言漸入流沙長遠故言被及皆是過之意也五服之下乃說此事故言此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言其聞風感德而來朝也鄭玄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此言西被於流沙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為張掖居延澤是也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考工記天謂之玄是玄為天色禹之蒙賜必是堯賜故史敘其事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必以天色圭者言天功成也大禹謨舜美禹功云地平天成是天功成也

尚書注疏卷五

尚書注疏卷五考證

禹貢疏定山川次秩○次監本訛大今改正

又疏布行德教之事也○布監本訛行今改正

冀高山大川傳高山五岳大川四瀆○黃度曰九州皆有高山大川不獨五岳四瀆所謂刊旅滌源者也

冀州既載傳先施貢賦役載於書○臣召南按自唐以

前俱讀冀州既載為句其解載字王肅說同孔傳而鄭韋稍殊顏師古注漢志則云載始也冀州堯所都

故禹治水自冀州始其說又異宋蘇軾始以既載二字連下文壺口為句

壺口治梁及岐傳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臣召南按孔傳於地理有極精處此條是也後儒疑雍州山不當入冀始於冀州強尋梁岐二山而并壺口亦失之不知梁山即詩所云奕奕梁山惟禹甸之者亦即春秋時壅河不流之梁山也岐山即後文荆岐既旅導岍及岐之岐山其後為太王

所遷文王所治者也梁在河之西岸岐則又在其西數百里矣曾旼曰壺口梁岐一役也施功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也可為此傳之確疏

疏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為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胡渭禹貢錐指曰安國注禹貢山水地名並不言在何郡縣間有繫郡縣名者如太原今以為郡名震澤吳南太湖名之類其他無注者尚多豈漢初圖籍不如班固所見之備耶至若荷澤在定陶而

云在湖陵伊水出盧氏而云出陸渾澗水出新安而
云出澠池橫尾山北去淮二百餘里而云淮水經陪
尾江水南去衡山五六百里而云衡山江所經身為
博士具見圖籍者當如是乎又若穀城為瀍水所出
魏始省穀城入河南縣而傳云瀍出河南北山金城
郡乃昭帝置而傳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孟津在河
陽之孟地東漢始移其名於河南而傳云在洛北明
非西漢人手筆朱子謂安國尚書大序不類西漢文

字良有以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疏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
沱○臣召南按地理志原文入滹沱之上當有東字
言衛水出靈壽縣之東北其下流則東入滹沱也疏
脫一字耳又按胡渭曰恒即滹水衛即滹沱古今異
名也此說甚確言恒衛而燕趙諸水無勿該矣

夾右碣石入于河傳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疏
為遷都白所治也○林之奇曰九州之末皆載其達

帝都之道周希聖謂天子之都必求舟楫所可至使諸侯朝貢商賈貿易雖地甚遠而其輸甚易此說得之蓋冀州三面距河各州達帝都之道皆以河為主達於河即達於帝都也鄭曉曰碣石與島夷連書此即島夷入貢之道也胡渭曰傳謂禹治一州水畢遂還都白所治非也禹欲白所治不必身入帝都即使身入帝都亦何難於陸行而必循各州紆迴之水道以廢時失事哉至周氏言出而其義始定此實後人

勝前人處

又疏冀之北上境界甚遙○臣召南按北上應作北
土各本俱誤唐虞時冀州極大其北當距陰山至朔
漠故舜分十二州以冀之正北為并東北為幽也

濟河惟兗州○鄭樵曰禹貢所以為萬代地理家成憲
者以其地命州不以州名地也州名當時所命後世
焉知其在南在北故曰濟河惟兗州荆及衡陽惟荆
州濟河者萬代不泯之川荆衡者萬代不泯之山也

臣召南按鄭說甚精但本文祇言疆界此即地志家言四至八到之始有每州之疆界濟河惟兗州之類是也有天下之疆界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是也

九河既道傳平原以北疏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胡渭曰漢成平東光屬勃海鬲縣屬平原漢時言九河以為不可考者平當謂九河今皆寘滅馮遂謂九河今既滅難明王橫謂

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是也然許商所言實有其地就三河推之其餘大槩可知豈真無遺迹耶而後世學者則又患其求之太詳也

雷夏既澤疏在濟陰城陽縣西北○臣召南按城陽當作成陽各本俱誤此成陽屬濟陰堯冢所在與城陽國近東海者不同

作十有三載乃同傳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林之竒曰兗州之賦必待十三載乃同於他州非

謂此州治水至十有三載而成功也果爾則其文不應在降丘宅土之下臣召南按作字即大陸既作雲土夢作乂之作謂農功也傳于前後二文一訓耕作一訓東作是也何以於此文不同林說甚當

浮于濟漯達于河疏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臣召南按疏引地理志當云東北至千乘入海至字上脫二字又按樂安二字亦非原文千乘縣前漢為千乘郡治後漢和帝時始改郡名樂安

也

海岱惟青州疏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胡渭曰疏亦未盡疑漢武所開樂浪元菟二郡皆古嵎夷之地在青州之域者嵎夷義仲所宅朝鮮箕子所封不應在化外先儒但云有遼東非也

濰淄其道疏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臣召南按地理志琅邪郡箕縣禹貢濰水北至都昌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三十里不云出屋山也屋山二字見許

慎說文水經注謂之濰山今在莒州東北是其據也
又疏引志言淄水東北至千乘博昌入海漢志原文
作入沛蓋由濟入海也又按濰淄與上句岵夷文不
相屬傳疏應分節

萊夷作牧傳萊夷地名○顏師古曰萊山之夷也林之
奇曰史記齊太公東就國萊夷來伐與之爭營丘左
傳夾谷之會萊人欲以兵劫魯侯孔傳但謂地名非
也

淮夷蠙珠暨魚傳淮夷二水疏知淮夷是二水之名淮
即四瀆之淮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
胡渭曰淮夷見經傳非一處即孔注費誓亦云淮浦
之夷此獨以為二水名不應前後相違及檢陸氏釋
文孔傳云淮水之夷本亦有作淮夷二水乃知二字
傳寫之訛穎達不知而曲為之說可笑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音義河說文作荷○公履祥曰說文
作荷今俗本誤作河耳荷澤與濟水相通而泗水上

可通荷下可通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荷也青州書達于濟則達河可知故徐州書達荷則達濟可知胡渭曰許慎時經猶作荷而史記漢書並作河蓋後人傳寫誤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傳言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疏下傳云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臣召南按三江之說辨者紛如孔傳孔疏尤為無理韋昭郭璞諸儒各以意測亦無確據若以禹貢証禹貢則導漾水云東

為北江入于海導江云東為中江入于海是有明文
彼傳云有北有中南可知可謂簡當何乃謂自彭蠡
江分為三入震澤乎蘇軾謂豫章江入彭蠡而東為
南江岷江為中江漢為北江以經解經確矣三江之
與震澤一句自為一義不必強連三江之入是入海
非入震澤震澤之底定是源清流通自不泛溢非由
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也李光地曰江水之合漢彭
蠡已遠而猶曰三江者存其源也胡渭曰徐堅初學

記引康成書注以証三江曰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為中江始知蘇氏所說東漢時固已有之矣

江漢朝宗于海疏宗尊也○監本訛尊宗也今改正

九江孔殷傳江于此州界分為九道疏應劭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為九道符于孔說○胡渭曰舊說諸家皆謂在潯陽其以洞庭為九江自宋胡旦始而晁以道曾彥和皆從之朱子作九江辨極言潯陽九江

之誤

雲土夢作又○胡渭曰漢書作雲夢土史記水經注作雲土夢沈括筆談云石經倒土夢字唐太宗得古本尚書乃雲土夢作又詔從古本

包傳橘柚○胡渭曰孔傳截包字為句而謂即橘柚此不須多辨只以左傳包茅二字折之足矣又傳云菁以為菹茅以縮酒按呂氏春秋言具區之菁則菁以揚產為善未聞荊州味美也鄭康成注此經以菁茅

為一物符合左傳

伊洛瀝澗既入于河傳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
沔池山瀝出河南北山○胡渭曰傳與漢志全異正
義曲為之說云志詳而傳畧所據小異耳按漢陸渾
盧氏本二縣熊耳山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不與陸
渾接界安得謂出陸渾山乎新安黽池亦本二縣澗
水出新安穀水出黽池流同而源異乃云澗出沔池
山是以穀源為澗源也此不惟略也而且誤矣至於

河南穀城亦本二縣魏始省穀城入河南乃云漚出
河南北山是西漢時穀城山已為河南地也豈西漢
博士之所為乎臣召南按錐指所論甚確儒家於地
理疏略猶自可言然未有鑿鑿注解而地名全誤者
也身為魯人於蒙羽嶧陽大野泗沂俱不能實指其
地身為西京博士於澧水終南惇物又不能確言所
在先儒疑孔傳出魏晉間人筆然哉

疏漚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漢志作穀成潛亭

北

滎波既豬傳滎澤波水已成過豬○閻若璩曰馬鄭王
本波並作播伏生今文亦然惟魏晉間人始作波與
漢書同余謂其書多出漢書者此又一証然安國解
猶作一水非兩水以為二水自顏師古始而宋蔡氏
本之非也臣召南按史記作滎播鄭康成詩譜亦作
滎播但此澤亦可單名下文溢為滎是也

導荷澤被孟豬傳荷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荷東北○

臣召南按漢志濟陰郡下曰禹貢菏澤在定陶東即此菏澤蓋陶丘復出之濟所匯也至山陽郡胡陵則曰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河水在南此河水即菏澤之支流許氏說文作菏者也傳不言菏澤在定陶而言在胡陵既失所重又言孟豬在菏東北即方位亦舛矣菏澤在北孟豬在南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疏地理志蜀郡有湔道○臣召南按湔下脫氏字漢湔氏道今四川松潘衛也岷史記

作汶漢書作岷

又疏隴西郡西縣岷冢山西漢水所出○臣召南按此西漢水下流為白水至巴郡江州縣入江即今嘉陵江水實非禹貢導漾東流為漢至大別入江之漢水也自班志誤以為禹貢漢水而岷冢之在漢中者名反不彰此則班志之失也

漆沮既從傳漆沮之水已從入渭○顏師古曰即馮翊之洛水也臣召南按導渭孔傳曰漆沮二水名亦曰

洛水出馮翊北地是傳已指定洛水與詩所言邠地
漆沮名同而實異也關中三大川曰渭曰涇曰洛職
方雍州川曰涇汭寔曰渭洛是也漢志北地郡歸德
縣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又直路縣沮水出東西入
洛又左馮翊襄德縣洛水東南入渭雍州寔詩曰瞻
彼洛矣維水泱泱毛傳曰洛宗周孔疏曰宗周鎬京
也禹貢漆沮既從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洛水則
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穎達於彼疏甚明於此

疏猶以扶風漆水當之何其謬哉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傳有此四國疏四國崑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顏師古曰崑崙析支渠搜三國名也胡渭曰三國西戎之大者皆來入貢則餘無不賓服故曰西戎即敘傳疏作四國非是

導岍及岐○李光地曰此上以九州為經山水為緯此下以山水為經州域為緯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疏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

西○臣浩按漢志原文西字下有南字疏脫耳

西傾朱圉鳥鼠疏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
○臣浩按志於西字絕句其下云南部都尉治疏誤
截南字為句非也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傳淮出桐柏經陪尾疏橫尾
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朱鶴齡
曰凡言至於以相去之遠也觀經文導淮自桐栢東
會于泗沂則為徐州之陪尾明矣閻若璩曰周禮保

章氏疏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瑤星賈公彥實
從春秋緯文來博物志謂泗出陪尾固有所受之也
胡渭曰安陸縣北橫山漢志所稱陪尾者淮水曷嘗
經此傳誤矣隋志泗水縣有陪尾山臣召南按漢志
誤以安陸橫尾為禹貢陪尾疏引其文以証孔傳獨
不思果在安陸是荊州山傳不得云四山相連東南
在豫州界也又不得云淮出桐栢經陪尾也以陪尾
為淮所經其誤與衡山江所經正同

至于敷淺原傳一名博陽山○据漢志應作傳陽山

南至于華陰傳至華山北而東行○而監本訛至今改

改

北過降水疏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按班固漢書以

襄國為信都○胡渭曰疏說非是襄國今邢臺絕無

洺源臣召南按漢志上黨屯留縣桑欽言絳水出西

南東入海即此文降水其水流入濁漳故先儒謂漳

水即洺水也漢志又於信都國信都云故章河故庠

沱河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此則漢志已誤而孔疏本之

錫土姓疏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舉以為言○林之奇曰錫土姓者於是始可以疆理天下而治也如契封於商錫姓子氏稷封於邰錫姓姬氏亦必在此時胡渭曰有土則有氏而錫姓為難錫土姓謂始封之君有德者也

五百里侯服傳侯侯也斥侯而服事○蘇軾曰此五百

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臣召南按上五百里即畿內此五百里以下皆建侯蘇氏之說較孔傳尤直截矣又按禹貢五百里俱專就一面計之故五百里甸服即邦畿千里也

朔南暨聲教○胡渭曰裴駰史記集解其注在暨字下則自劉宋時已不從孔傳而以聲教屬下句讀矣訖于四海○顧炎武曰禹貢之言海有二東漸于海實言之海也聲教訖于四海槩言之海也

尚書注疏卷五考證

謹案第五頁後二行大甓谷刊本甓訛甓據水經
注改

第十九頁後八行朝宗于海刊本于訛於據詩經
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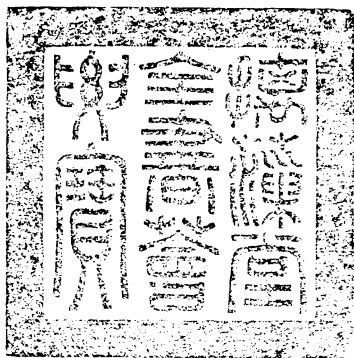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七頁前八行明與此沔別也刊本沔訛沔
今改

第三十八頁後一行濯余佩兮澧浦刊本兮訛分
今改

第四十一頁衍八行皆已旅祭也刊本祭訛際今
改

考証第一頁前七行俱讀冀州既載為句刊本州
訛川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鄭

熾

騰錄監生臣徐

松